

玉壶冰心

王岁芳

端午,就这么不疾不徐地来了,没有大张旗鼓的准备,只是普通日子里多了一缕草木的香气、一抹粽叶的青绿。

天刚亮,集市就热闹起来了,最惹眼的是成捆的菖蒲和艾草,青苍苍的,还沾着露水。大爷大婶随意堆在竹筐里,是端午最鲜活的样子,艾草叶柔软宽厚,带着清冽的气息;菖蒲秆挺直修长,叶青如剑,透着硬朗。老辈人说,挂艾悬蒲,不为辟邪,只为给家里添一点夏日的清静。

回到家第一件事要做的事,就是打理这两束草木,门框左右各挂上一束,菖蒲立,艾草垂,一个刚硬一个柔软,靠着门摆着。风从巷子里穿过去,扫过枝叶,发出沙沙的轻响,就像是这些草木在跟老房子低声说话。年年如此,岁岁依旧,简单的仪式,重复了上千年,这不是死板的规矩,是中国人藏在节气里的念想。

晨光渐盛,街坊邻居的生活气息漫了出来,家家户户摆开了要包粽子的阵势。提前泡好的糯米,吸饱了清水,看着

白白胖胖的。翠绿的粽叶泡好了,指尖一折、一兜、一裹,填上蜜枣、红豆或者五花肉,再用棉线轻轻绕几圈,缠得松点紧点都没关系,不用非得弄得规规矩矩。

老人包粽子手法娴熟,手指来回动着,一点也不着急,小孩子蹲在一边盯着看,偶尔还伸手瞎捣乱,扯乱一根棉线,碰散一把糯米,惹得大人落几句。灶上火苗轻轻晃着,锅里的清水咕嘟咕嘟开着,粽叶的清香顺着热气飘出了门窗,缠在了巷口的风里。

这缕香气,最是懂得裹挟岁月,顺着清风飘到城外的江河里,江水汤汤,波光粼粼。端午的江面,从来都藏着不少热闹,太阳慢慢升高之后,河边就挤满了人,龙舟赛如约启幕。

咚咚的鼓声猛地响起来,一下子划破了江面的安静。数条龙舟劈水而出,船头昂首,船身轻快,桨手们动作齐整,跟着鼓点一上一下,激起了层层浪花。岸上人声鼎沸,小孩子跑着喊着,老人倚栏观望,满脸笑意。风声、鼓声、呐喊声揉到一起,就是夏天最浓的人间烟火气。

江风迎面吹来,带着粽叶的清香,又带着江水的湿润,

风既掠过千年江面,也掠过千年时光,我们在端午节想到屈原,想到临江赋诗、忧国思家的诗人。千年岁月悠悠而过,汨罗江水波荡漾,但是人们对屈原的怀念从未淡去。

不是有意识的缅怀,而是山河记得,烟火记得,世人以粽叶裹思念,以龙舟寄情怀,以草木敬山河,而当年赤诚的风骨并未沉于江水,早已藏进了年年端午的烟火中。

热闹之后,街巷复归平静,暮色初垂,门上的菖蒲、艾草自然摇曳,锅中粽子早已熟透,香味扑鼻。剥开青青粽叶,见软糯白米裹着鲜美馅料,入口是夏日的清甜,滋味绵长。

端午节从来就不是什么沉重的节日,它有草木的清欢,有日常烟火的温情,有江河的开阔,又有文化脉络的悠远,经历千载之后,早已脱去古时的严肃庄重,流露着最质朴的人间温情。

岁岁菖蒲绿,年年艾草香,岁月流转,风物依旧,草叶摇曳处藏有悄悄话,软糯粽子中裹着思念,龙舟鼓声里有种种情怀,而所有这些都经得起时光淘洗,从未改变。每一个走向夏日的人,都可在烟火人间寻得最温暖的团圆。

心香一瓣

五彩绳里的愿景

赵华刚

端午节快来的时候,树上的子规多了起来,子规的啼鸣从容不迫,婉转悠扬,有人说它是“布谷、布谷”,也有人说是“单五、单五”。它一声接着一声,蕴含着麦收夏耘的呼唤,蕴含着粽子的香甜,蕴含着五彩绳的绚烂,它像一位远古而来的时光老人,诉说着五月端午的故事。

在我的家乡,端午的习俗很多,插艾叶、炸油糕、包粽子、缝香囊,然而最让我充满情愫的,当数端午节的五彩绳。五彩绳由青、红、黄、白、黑五种彩线搓成,戴在手腕上,煞是好看。传说端午节这天是“毒日”,因为时值仲夏,地上的蜈蚣、蝎子等毒虫非常活跃,大人为让孩子们免遭五毒和其他邪气侵害,就让他们戴上五彩绳抵御邪毒,这五种颜色对应金木水火土,说是能驱邪祈福,护佑平安。

儿时,当我清晨从睡梦中醒来,揉开惺忪的眼睛,总会发现手腕上、脚腕上被母亲系上五彩绳。端午节年年复一年,五彩绳年年续,我明白这是母亲为我带来的节日仪式感。

母亲为我戴的五彩绳,色彩斑斓、美观大方,有时候还在我手腕上缠几圈,在末端打个结,宛如彩虹一样绚丽多姿。我戴上它来到学校,常常引来同学们艳羡的目光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对母亲说:“你不要再给我佩戴五彩绳了,那是小孩子戴的,我已经大了。”母亲笑笑说:“再大的孩子,在娘面前也是疼爱的儿,我要是有时间就给你戴,没时间就算了。”

那一年端午节,我正好休假在家,令我没想到的是,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我戴上了,那次我发现并不是五彩绳,而是五彩线。我一阵沉思,觉得不对劲,节后几天我才明白是母亲患了重病,而且一直瞒着我们兄妹几个。

五彩绳虽然好看,可是我至今都不知道母亲是在什么时候为我戴上的,我觉得可能是晚上,也可能是清晨,总之是在我熟睡的时候。记得几年前,我曾问母亲:“佩戴五彩绳,为何总是在天亮前?”“天亮了再戴,就有点晚了。”母亲幽幽地说。当我问及母亲是什么时候给我戴上的,母亲笑而不语,过了几年想起这件事再问她时,母亲却去世了。

母亲的一生,习惯了清贫朴素的日子,她给不了儿女们所谓的优渥生活,却把心底最纯净与诚挚的爱通过五彩绳表达出来,寄托美好愿景,希望膝下的儿女们能够平平安安。

布谷鸟又在窗外啼鸣,我嘱咐妻子要在端午节天亮之前,悄悄给孩子系上五彩绳。我觉得五彩绳作为节日的信物,早已是端午节的一个符号,它从古老的乡土文化中走来,从习俗的传承中走过,是缕缕情丝化作的平安守候,让节日变得活色生香。

流金岁月

麦香如月光

孙丽丽

麦香是阳光的味道,麦香是大地的味道,麦香是母亲的的味道,麦香扑面而来……

一只布谷鸟从麦浪尖上一掠而过,留下几声短促而简洁的鸣叫,它的叫声唯美而悠远,且富有东方韵味,连着农人的心,因为又一年的麦收时节到了。

印象里,母亲喜欢掐几个快要成熟的麦穗,放在手心里搓掉外壳儿,再放在嘴边用力吹,这时手心只剩下晶莹的麦粒儿,然后放在我的嘴里,那股青郁香气在口腔内回旋,这味儿像槐花里掺进了蜜,像玫瑰里拌入了糖,仿佛淡淡的酒香。母亲的动作那样娴熟,那样虔诚,那种对土地的感情,是我所不能体会的。

麦子要熟了,每年要熟一次,仿佛麦子和农人们约好,它一步

一步跋山涉水走来,要人们在这个月份来接待它。

麦收时,全家老小走进大麦田。每人三四行,低着头,弯着腰,左手向外侧一搂,镰刀在麦秆的根部用力一拉,“嚓、嚓”两声,麦子便整齐地躺在地上。远处树上的鸟不时叫两声,是那样清脆。那些年,我们要一连割上好几天,从天色泛出微光,直至暮霭升起,鸟倦归巢。

割累了,我喜欢躺在麦地里。饱满馥郁的麦香让人沉醉,身边生长着碧嫩的野草,野葱、紫苏、马蹄莲等,花儿有蓝色、紫色、黄色。我躺在麦地里好久不想站起来,这时闻见麦香掺杂着黄杏的味道、桑葚的味道,还有其他果香……

“布谷布谷,收麦种谷。”站在田埂上,麦香的味道混杂着太阳的温度一阵迎面扑来。一个人一生遇到多少人,不知道,但总有几个人能记住;一个人一生邂逅多少味道,记不清,但这属于季节的麦香,还有春天的槐花清香,在生命里永远无法抹去,那是大地每年许诺给人的芳香。

记得麦收时节,父亲常常在麦场上要忙到深夜,月亮挂在树梢,那清辉如水一般洒在父亲的背上,洒在麦场上,洒在大地上,这时清幽的麦香如月光……

吉光片羽

夏日闲窗读旧书

韩红军

中午的天气很闷热,纱窗外有风吹过,带来一缕栀子花香。绿萝垂着叶子悬在窗台上,叶子的影子落在翻开的旧书上。

中学时期买的一本书,书脊已经出现裂痕,用透明胶带粘过,打开的时候有淡淡的霉味混着樟脑丸的香味,那是母亲当年保存书籍留下的痕迹。纸张已经泛黄,有些页角还有以前用红笔画出的波浪线,现在已经变成浅褐色了。在什么地方画下了一道线?是明月高悬、彩云归处等诗句。年轻的时候喜欢读这样的诗,觉得凄美,现在再读就会有不同的体会。

书页中夹着一朵干槐花,很脆,一碰就碎了。大二时在学校的老槐树下读书的时候,随手将它夹在了书里。那时候花开得非常繁盛,风吹过后花瓣就会纷纷扬扬地落下来,就像下雪一般。邻座女生抬起头说:“很美。”后来她去了南方,就没有再联系过。

翻到第一页,掉出了一张小火车票。老式车票是用硬纸板制作的,从成都到西安,票价为四十七元五角。那年夏天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去看朋友,车厢里的人很多,喘不过气来,汗味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。凌晨到达车站之后,朋友在出站口等我们,手里拿着两瓶橘子味汽水。我们在车站广场一直坐到天亮,说了许多话,各自成家后就慢慢疏远了。

豆腐脑的叫卖声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。外婆也做豆腐脑,用石磨慢慢磨,卤水一点点地加。我蹲在旁边看,她总说:“急什么,好东西都是慢慢等来的。”外婆不识字,但每次我读书的时候,她都会悄悄把一碗温热的豆腐脑放在桌上,撒上一些白糖。她说:“能认得字就好,你要学会去认它,慢慢来。”

风很大,书页哗哗作响。我赶紧用手按住,空白处有自己曾经写的几个小字“2009年5月16日雨”。那天的情形已经记不清楚了,只留下了一个日期,它便成了孤独的见证者,证明了那个日子的存在。写下日期的年轻人,多年之后在一个初夏的午后,看到了自己留下的痕迹。

忽然之间就明白了,读书不就是看一本本的书吗?夹在书页间的槐花,藏在心里的车票,消散的味道,再也不能见的人。书是时间碎片的收藏家,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文字,其实是在打捞岁月的影子。

天色越来越暗,西边的云朵染上了淡淡的橘红色,仿佛有人打翻了调色盘一般。楼下传来了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欢笑声,清脆悦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,厨房飘来炒菜的香味……

合上书之后轻轻摸了摸书脊。故事读了很多遍后仍然存在,批注也留在原处,夹在书页里的旧时光也依然在,可读书的人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,白发更多了一些,皱纹更深了一些。

初夏午后的时光就这样悄然溜走了。书还放在桌上,影子越来越长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扇窗户,外面是喧嚣的世界,里面是宁静的时光。

合上书的时候,最后一缕阳光恰好照到烫金的封面上,反射着淡淡的金色光芒。我感觉不是自己在读书,在读书的过程中,书本也读着我——它读着我这几年走过的路,我的一生其实就是岁月之书一朵槐花,在一个初夏的午后飘散出若有若无的清香。

